

## 超越的上帝—— 新柏拉圖主義與否定神學

袁蕙文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與文化、靈修學副教授（艾香德教席）

### 引言

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是從拉丁文否定方法(*Via Negativa*)演繹而來，基本上是嘗試用否定的詞句來言說上帝的超越性。<sup>1</sup> 爲什麼基督教神學會在主後五世紀發展了這種另類的神學體系？

其實，在西方基督教屬靈學的發展中，一些重要的靈修學教父如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安波羅修(Ambrose)、奧古斯丁(Augustine)、僞戴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等著作都是受到新柏拉圖主義所影響。在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重新興起對普羅提諾(Plotinus)<sup>2</sup> 及他的學派研究的興趣，於是大量搜集了新柏拉圖思想的原典，這便引證了新柏拉圖思想早已存在於基督教思想之中。<sup>3</sup> 在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下，否定神學認爲上帝是一個簡單的、不可知的存有，爲萬物所難以接近，並且完全無法解釋。但這並不是否定上帝的不可知性，乃是突顯出上帝的超越性，正正因爲上帝是完全超越的，人類無法使用頭腦概念或創作來闡明上帝這真理，因此上帝的神秘性便在否定神學中表露無遺。

上帝的神秘性其實是指祂的不可知性。既然人不能用概念或創作來言說上帝，我們可以用不同類比來描繪上帝，但這些類比只表達出上帝的屬性，並不是上帝本身。更正確地說，上帝超越在斷言和否定之上。<sup>4</sup> 因此，否定神學的信息指出上帝的不可知性，因上帝不是一客觀知識的對象，乃是從經驗而獲取有關終極真實——上帝——的知識，人若要經驗上帝，便要藉著否定之途(*via negativa*)來進入一份無知之中與這位不可知的上帝相遇。

新柏拉圖主義的發散論(Theory of Emanation)便是這否定之途的哲學基礎，故若要認識否定神學，我們必須先從新柏拉圖主義入手。本文主要探討新柏拉圖主義如何爲否定神學奠下理念基礎，故會集中闡釋新柏拉圖主義的發散理論，並分析它如何影響否定神

<sup>1</sup> 參袁蕙文：〈靈修神學〉載於郭鴻標、堵建偉合編：《新世紀神學議程》第一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2）。

<sup>2</sup> 普羅提諾(公元 204-270 年)被認爲是「新柏拉圖主義」之父。他著名的著作是《六部九章集》(*Enneads*)，是由他的學生波菲利所編纂。

<sup>3</sup> 參 Dominic J. O'Meara, ed.,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p.x.

<sup>4</sup> 參戴奧尼修斯：《論聖名》(*On the Divine Names*)之第五章。Pseudo Dionysius, *Pseudo - Dionysius: The Complete Works*, Translation by Colm Luibheid, Foreword, notes and translation Collaboration by Paul Rorem.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Y: Paulist Press, 1987).

學。

### 新柏拉圖主義的發散論(Theory of Emanation)

新柏拉圖主義<sup>5</sup>於公元三世紀極為盛行，創始人為普羅提諾(Plotinus, 204-269)。雖然普羅提諾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哲學對當時基督教的教父神學產生了極大影響，普羅提諾既可說是一個終結又是一個開端。就希臘哲學而言是一個終結，就基督教哲學而言則是一個開端，尤其對基督教神秘主義來說，它更為神人的關係開拓了一條合一之路。<sup>6</sup>雖然普羅提諾名為哲學家，其學說卻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因為他強調人要淨化心靈，生命才能提升回歸到萬物根源之內。因此，他的哲學的中心思想就是用發散論來描述宇宙起源和萬物的回歸。這個理論影響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發展，也為否定神學奠下基石。<sup>7</sup>

簡單來說，新柏拉圖主義是一套發散(emanative)理念，整個理念是用來解釋或整合萬事萬物的因果關係，故也可說是一套認知的信念。<sup>8</sup>有限之物是源於無限之物，彼此之間是由無數的階層連繫著，萬物能夠互為連繫就是透過發散，由於無限之物的發散，形成了無數的階層，最終形成有限之物。新柏拉圖主義認為，宇宙是一個有序和諧的階層世界，一切都源發於「太一」，一切又都回歸到「太一」，所以新柏拉圖主義不但提供一套宇宙秩序的真理，更指出有限之物是渴望歸回它的根源，因有限之物與「太一」有著一份牢不可破的關係。因此，這套發散觀念打破了希臘哲學的二元論，將這種對立的關係轉化為一體性，彼此依附著。既然整個宇宙秩序是由發散而來，那甚麼是發散？

發散(πειν)在希臘文的意思是流出，或是河流之意，這字也與傾流(χειν)和沸騰(ζειν)相關。新柏拉圖主義者在這個字詞上有兩種不同的表達：第一是概括性的擴散，另一是表達感官經驗而言。基本上發散是表達一種因果關係，上一層是下一層的因，下一層是上一層的果。<sup>9</sup>在這個發散過程中，層與層或物與物之間能夠相連，是因為每一層或每一物都潛存著一份擴散的能量，這種能量使每一物力圖實現自己，產生某種東西。而發散是一個自然、不自覺的過程，在這發散的過程中，呈現出三重的本質：太一、智慧與靈魂。一切發散是由太一開始。

太一是發散的源頭。為何太一會發散？普羅提諾解釋：「太一自我存在，它的自我存在好像自我存在在一個內在的至聖所，它是不會動搖、也遠離任何物體……，一切物體的轉移是朝向一個目的，但太一的轉移是沒有目的的。所以，我們不能假定它是可以被移動。一切物體從它而發出(proceed)，但它總是轉向自己。」(Enneads, V, 1[10], 6)<sup>10</sup>

<sup>5</sup> 參 Dominic J. O'Meara, ed.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 Thought* (Albany: SUNY, 1982)。

<sup>6</sup> 參 Jaroslav Pelikan, "The Odyssey of Dionysian Spirituality" in Pseudo-Dionysius, *Pseudo - Dionysius: The Complete Works*, 頁 11-24。

<sup>7</sup> 參 Stephen Gersh, *From Iamblichus to Eriugena* (Netherland: Leiden, 1978), 頁 17-26。

<sup>8</sup> 若要對新柏拉圖主義有一個鳥瞰性的認識，可參 Philip Merlan, *From Platonism to Neoplatonism* (Netherlands: The Hague, 1960), 頁 1。

<sup>9</sup> 若想仔細認識新柏拉圖主義者如何應用這些字詞，參 Stephen Gersh, *From Iamblichus to Eriugena* (Netherland: Leiden, 1978, 頁 18-26。

<sup>10</sup> "Why Did the One not remain by itself? ...To see the One that remains in itself as if in an inner sanctuary, undisturbed and remote from all things, ...All that is moved must have a goal towards which is moved. But the One has no goal towards which it is moved. We must, then, not assume it to be moved. When things proceed from it, it must not cease being turned towards itself." Enneads, V, 1[10], 6. 筆者在本文引用普羅

這裏普氏沒有解釋為何太一不自我存在，<sup>11</sup> 反而將太一的特性表露無遺。基本上，太一是自有永有，而萬事萬物是靠它而出、也是渴望回歸這所內在的至聖所，換言之，太一是一切能量的源頭，整個宇宙世界的由來是基於太一的發散。

太一有兩個角色：一是高等的，即是其超越性，另外是次等的，即它存在於智慧的領域之內。由於太一是絕對的超越，任何描述都不適用於他，一切對太一的描述只是類比的描述。例如他是太陽、是至善等。由此看來，普氏將太一的超越性推到極點，是一種非人格化的存有。除了太一的高等角色即其超越性之外，太一的發散衍生出不同的領域。所以，因著太一的發散，產生了第一層的領域，就是智慧(Intelligence)。

在太一的發散過程中，第一層的領域是智慧。智慧是從太一而出，他擁有太一許多的特性，就像光從太陽而出一樣 (Enneads V, 1[10], 7)。<sup>12</sup> 這些特性使他太一的形象，從智慧的領域上讓我們可窺見太一。雖然智慧是太一的次等角色、是太一的形象，他與太一仍潛存著一份緊接的關係，唯有藉著智慧，我們窺見太一。根據普氏，在智慧的領域之內，上帝顯出祂自己，祂就是智慧的沉思(Enneads V, 1[10], 6)。<sup>13</sup> 既然智慧的領域是活在發散過程中，智慧的發散就是它的沉思，因著智慧的沉思，發散出第二層領域，就是本體(Being)。

普羅提諾的發散理論的第二層領域是本體。正如上面提及，智慧既是沉思，沉思使智慧與本體連在一起。<sup>14</sup> 為何沉思使智慧與本體連在一起？普氏解釋，沉思是需要對象，所以當智慧沉思，本體便產生，我們可以問：究竟是沉思產生本體，抑或是由於本體的存在致使智慧可以沉思？若按著發散理論解釋，發散是一個自然過程，由於智慧藉著沉思力圖實現自己，這便使本體存在。由於智慧透過沉思使本體存在，所以本體需要智慧才能存在；但另一方面，本體是智慧的思想對象，本體使智慧存在著，也使智慧產生思想；故此，因著沉思使智慧與本體共存，而它們的沉思也發散出所有的理智(intelligence)與所有的存有物(beings)(Enneads V, 1[10], 7)。<sup>15</sup> 因此，本體可以說是發散的過程中的第二層領域，但與此同時，它與智慧共存，也可以說是存在於智慧領域之內。縱然在智慧的領域內發散出多樣性，它始終是一。由於太一潛存在智慧之內，智慧是渴望回歸太一。換言之，縱然這個發散過程是一個下流動向的過程，但因著下一層領域仍

---

提諾的原典是從 Elmer O'Brien 所翻譯的 *The Essential Plotinus: Representative Treatises From the Enneads* 而出。故除了指出原典的出處外，也會引出這本書的頁數。Plotinus, *The Essential Plotinus: Representative Treatises From the Enneads*, Selected and Newly Translated by Elmer O'Brien,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97.

<sup>11</sup> 普氏說唯有藉著禱告我們才能有所領悟。“In approaching this problem let us first invoke the divinity. Let us do so not with words but with a lifting of our souls to it and thus to pray alone to the Alone.” (Enneads, V, 1[10], 6) Plotinus, p.97.

<sup>12</sup> “We call The Intelligence image of the One. ...Because what is begotten by the One must possess many of its characteristics, be like it as light is like the sun.” (Enneads V, 1[10], 7) Plotinus, pp.103-104.

<sup>13</sup> Plotinus, p.98.

<sup>14</sup> “But there must still exist something else that makes The Intelligence think and Being be – their common cause.... The Intelligence inasmuch as it thinks, and Being inasmuch as it is the object of thought.” (Enneads V, 1[10], 4) Plotinus, p.95.

<sup>15</sup> “How then can it (The One) produce an intellectual principle? In turning towards itself The One sees. It is this seeing that constitutes the Intelligence. ...The Intelligence sees that, because it becomes multiple when proceeding from The One, it derives from The One (which is indivisible) all the realities it has, such as life and thought, while The One is not any of these things. The totality of beings must come after The One because The One itself has no determinate form.” Plotinus, pp.98-99.

擁有上一層領域的特性，這份擁有使它們渴想回歸於它們的根源。智慧發散出智力，形成靈魂的領域。

第三層的發散過程是靈魂，它是在智慧之下。靈魂不單是智慧的形象，也是智慧的行動。靈魂發散出這個自然世界。靈魂是由智慧而出，而世界則是由靈魂而出。(Enneads V, 1[10], 2)<sup>16</sup>「靈魂是所有活著之物的作者，他賜生氣予所有存有物，包括地上的、天上的和海裏面的。……他造一切，賜予一切形相、動作及生命，卻仍保持其超越性。……由於靈魂沒有離棄自己，他仍是永遠存在著。」(Enneads, V, 1[10], 2)<sup>17</sup> 按著發散論的理念，發散沒有使本質失去，因此，太一發散，但太一仍沒有虧損其本質；智慧發散，智慧仍是一；靈魂發散，靈魂仍自我永遠存在著。因靈魂發散，在靈魂領域之內也呈現其多元性。

在靈魂領域之內，存在著宇宙之靈魂和個人物體的靈魂。「多樣化的靈魂是由靈魂而出，正如同類發出不同類型的等級，在形相上有些是較為理性的，有些則是較為缺少理性的。」(Enneads IV, 8[6], 3)<sup>18</sup> 普羅提諾認為有些靈魂是未成型體，有些則不斷下降，成形為身體(bodies)。這些墜落的靈魂就是一切物質的源頭，物質本身是不可知的，因它沒有形式和性質，物質代表著下降過程中最遠最後的一點，離太一最遠，故是負面的(negative)。對普氏來說，物質是惡的因由(occasion)，也可能引起惡。「靈魂犯了兩種錯誤：第一是下降，另外是行惡。」(Enneads IV, 3[27], 5)<sup>19</sup> 普氏指出靈魂的下降是出於自願的，但當靈魂存在於身體之內，並因認識惡和罪，它能立刻回轉，這是沒有損害的。<sup>20</sup> 因此按普氏的解釋，惡與物質有一定的關係，卻不是一種因果關係，因為惡是對精神的否定，物質未必一定產生惡，而物質本身不是惡，物質卻讓惡有機可乘。普氏沒有解釋惡的存在，卻指出惡是一種否定，對精神的否定，致使物質取締了精神，失去了靈魂。在這裏，普氏的重點不是討論惡，乃是指出靈魂要因對惡的認識而要快快回歸於太一之內。<sup>21</sup>

縱然靈魂本身發散出不同的靈魂，但它仍是一，它將所有不同種類組合成一個系統，在多元裏呈現合一。易言之，宇宙萬物縱然包含著不同種類與層次，但同屬一個靈魂，有靈魂的特性，也渴想歸回靈魂之內。正同上文所講及，在發散過程中，下一層是擁有上一層的特性，就是這些相連的特性將發散過程由上而下轉向下而上，由下流動向轉為上流動向。當靈魂回轉，便回歸到智慧之內；而當智慧作出沉思，也回歸到太一。

<sup>16</sup> “Although it (The Soul) animates particular things, it remains whole and is present in its wholeness, resembling in this indivisibility and omnipresence its begetter, The Intelligence.” Plotinus, p.93.

<sup>17</sup> “Each should recall at the outset that soul is the author of all living things, has breathed life into them all, on earth, in the air, and in the sea – the divine stars, the sun, the ample heavens. ...All this it does while yet remaining transcendent to what it gives form, movement, life. ...Soul, because it can “never abandon itself,” exists eternally.” Plotinus, p.92.

<sup>18</sup> “From the one Soul proceeds a multiplicity of different souls, as from one and the same genus proceed species of various ranks, some of which are more rational and others (at least in their actual existence) less rational in form.” Plotinus, 65. 普氏也在 IV, 3[27]討論了關於靈魂的領域，參 Plotinus, 頁 125-160。

<sup>19</sup> “There are two wrongs the soul commits. The first is its descent; the second, the evil done after arrival here below.” Plotinus, p.67.

<sup>20</sup> “By voluntary inclination it plunges into this sphere. If it returns quickly, it will have suffered no harm in this learning of evil and of what sin is.” (Enneads IV, 3[27], 5) Plotinus, p.67.

<sup>21</sup> “These are not sins, for the man is fully disciplined. His effort is directed not to avoiding evil but to being divine.” (Enneads, I, 2[19], 6) Plotinus, p.115.

所以，一切都是活在太一之中。

綜合以上分析，普氏用發散理念來形容太一的活動，因著太一的活動，產生了這三層本質，就是智慧、本體與靈魂。他們雖然是本質卻以動態存在著，所以發散從這些本質而出，但這三樣本質卻絲毫無損。我們可以說本質是在其生成物以外，卻又存在於其生成物之內。再者，發散過程是不由自主的，普氏稱它為「不可逃遁法則的權理」(The Inescapable Rule of Right)。(Enneads IV, 3[27], 13)<sup>22</sup> 即這發散過程是不能避免的、是一種自然活動的常規。這樣說來，發散過程是永恆的，生生不息，不受時間所影響。

另外，因著本質是在其生成物以外，卻又存在於其生成物之內，這致使發散過程不單只是下流動向，也是上流動向。上流動向就是指出生成物渴望回歸太一之內。(Enneads V, 1[10], 6)<sup>23</sup> 既然生成物由太一而出，當它離太一愈遠，回歸太一的渴望就愈強烈，這份渴求是自然而然的，萬物渴想回歸它的根源。

生成物如何能回歸？就是藉著沉思。換言之，沉思是流動的開始，也是流動的原因。無論是下流動向或是上流動向都是基於沉思，沉思使本質的發散，沉思也使生成物回歸。我們可用剩餘(remaining)、流動(procession)，和回歸(return)來形容發散過程：每一個本質由剩餘到流動，從流動到回歸(reversion)。<sup>24</sup> 而這個流動過程也呈現出不同層次的因果關係。剩餘包括二方面：就是果與因聯合在一起，而因是不動的或不會減少的；流動是屬於果，它從因轉移；但另一方面，流動也可以說是因本身，因的動態就是流動；最後，是回轉，回轉就是被動的因，可轉換的因。普氏的發散論可說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流動過程，太一發散智慧、本體與靈魂，而靈魂回歸智慧和本體，智慧最終回歸太一之內。

### 發散論對否定神學的影響

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神秘主義有著不可分解的關係，因它為否定神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靈修神學的進路上，否定神學是從希臘教父的思想而來。這種神學是始於東方教會，也可追溯到早期的教父思想如俄利根和愛任紐。<sup>25</sup> 由於俄利根用柏拉圖的哲學思想架構來建構基督教神學，他套用這些哲學的用語和觀念來詮釋神學，他可以說是否定神學的創始人。<sup>26</sup> 在他的神學理論中，我們不難發現否定神學的影子。在他的《論首要原理》(De principiis)一書，俄利根形容上帝為全能的創造者，「我們不能稱神為全能者，

<sup>22</sup> “The inescapable rule of right consists in a natural principle that compels each soul to go according to its rank towards the image engendered and modeled on its own will and inner dispositions.” Plotinus, pp.141-142.

<sup>23</sup> 普氏在這章解釋「上流動向」的原因。Plotinus, pp.97-98.

<sup>24</sup> “The One that remains in itself as if in an inner sanctuary, undisturbed and remote from all things. ...What is begotten by The One must be said to be begotten without any motion on the part of The One. ...How are we to conceive this sort of gener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its immovable cause? We are to conceive it as a radiation that, though it proceeds from The One, leaves its selfsameness undisturbed, much in the way the brilliance that encircles and is ceaselessly generated by the sun does not affect its selfsame and unchanging existence. ...Begotten always longs for its begetter and loves it; especially is this so when begetter and begotten are solitaires.” (Enneads V, 1[10], 6) Plotinus, pp.97-98.

<sup>25</sup> 參 Bernard McGinn, *The Foundations of Mysticism*. Vol. I of *The Presence of God: A History of Western Christian Mysticism*,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頁 62-182。

<sup>26</sup> 同上，頁 101。

除非祂能行使祂的權能在任何人之上」。<sup>27</sup> 全能者意味著神的超越性，祂超越人的能力。不但如此，他更指出上帝是心智本質(nous/mind)，心智是指一切事物最終極的根源，是「太一」(One)本身，因此，上帝不是形體之外，也不是形體之中，祂是絕對的一，是心智的本質。<sup>28</sup> 俄利根一方面指出上帝的超越性，祂是一個絕對的超越者，祂絕對獨立的存在；另一方面，上帝也是萬事萬物的根源，萬事萬物由祂而來。因此基督教早期神學已對上帝的超越性(transcendent)與內涵性(immanent)有清晰的表達，這些表達無可否認是借助於普羅提諾的思想。普羅提諾以理性的方式為上帝的永恆性和上帝的存在性提供了立論，並指出上帝是非物質性的，沒有形體的，這主義甚至認為真神是萬物的創造者，是真理之光的源泉，是一切福祇的豐富賜予者。

尤其是當基督教早期思想家將發散論所闡釋的三一動向套用在創造主與被造者的關係之上，這個過程便將上帝與世界、萬物與萬物之間的關係分別出來。上帝是超越的因，也是一切存有物的內在根源。這樣說來，我們可有三方面認識上帝：一是上帝是全然超越的，上帝超越一切包括因本身，上帝是剩餘的因，是不動的，也不會減少的，沒有任何述語可以描繪上帝；另一方面，上帝是完全內在的，祂是動的因，是一切萬物的內在根源，一切存有物潛存著祂的特性，故我們可從受造物窺見上帝，更可以用述語來形容上帝；第三，上帝同是超越的、也是內在的，一切的述語可形容上帝，同樣，任何述語也不足形容上帝，因祂是完全超越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是什麼只能說他不是什麼。上帝是超越的因，而剩餘、流動和回歸都是屬於上帝的果，彰顯上帝的有效力和影響力。

因此，發散論可成為基督教屬靈學的理性根源，使屬靈學可發展出肯定(kataphatic)與否定(apophatic)的神學進路。前者強調的是對上帝的理性認識，後者強調的是從經驗的認識。在肯定神學中，上帝是萬物的創造主，他滿有智慧、權能、善良、美麗，上帝是一切的真理。但是，當人試圖用觀念、理性、觸覺、意見、領悟、想像等，來為上帝命名，上帝卻超越人的這一切。<sup>29</sup> 上帝一方面可以為人所認識，但另一方面，上帝又不能為人所認識。當人們領悟到上帝高過人們的知識、理性、想像和感覺時，人就開始讚美至高的上帝。<sup>30</sup> 所以，在否定神學的進路上，它指出上帝是超越的，故我們要超越我們的理性和知識，才能返回靈魂的根源。由於上帝的絕對超越性，我們只能從「象徵符號」來談論上帝，但這些符號只能含糊地表達上帝，因此，我們要能體認上帝，便要脫離理性和語言系統，唯有藉著密契體驗(mystical experience)，才能與上帝相連。

由此觀之，普羅提諾所代表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把神秘主義系統化，使之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神秘主義在新柏拉圖主義的幫助下，開拓了上帝、靈魂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新領域，從而發展出否定神學。戴奧尼修斯應用新柏拉圖主義的散發論作為基督教

<sup>27</sup> "We cannot even call God almighty if there are none over whom He can exercise His power." Origen, *De principiis*, I, 2, 10. Translated by G. W. Butterworth,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 (NY: Harper & Row, 1966), p.23.

<sup>28</sup> 俄利根解釋「智慧」的世界(the "intellectual" world)包括 "all rational natures –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Angels, the Powers, the Dominions, and other Virtues as well as man himself in the dignity of his soul – are one unique substance"。同上，頁 23。

<sup>29</sup> Pseudo Dionysius, *Pseudo - Dionysius: The Complete Works*, p.50.

<sup>30</sup> 同上，頁 56。

神秘主義的思想架構，發展出否定神學，他可說是否定神學的創始人。戴奧尼修斯在《神秘神學》中一開始就勸勉他的朋友提摩太：「丟掉一切感知到的和理解到的東西，丟掉一切可以知覺的和可以理解的事物及一切存在物與非存在物；把你的理解力也放在一邊；然後，盡你的一切力量向上努力，爭取與那超出一切存在和知識者合一。通過對你自身和萬物的全部徹底的拋棄：扔掉一切並從一切之中解放出來，你將被提升到那在一切存在物之上的神聖幽暗者的光芒之中。」<sup>31</sup> 換言之，在靈性的進程上，人必須放棄他的理性功能，這樣他便能進到更高的境界，與一位超越萬有與知識者聯合。唯有當人毫不妥協的將自己拼棄，人才可進入神聖光芒的影子，因它是超越一切事物的「是」或本體。

### 結語

無可否認，否定神學為我們對禱告的學習提供了另一種向度，這種「上流動向」(return)的禱告，即「捨棄」或「倒空」的禱告挑戰著我們對上帝有更純全的體驗，提醒我們追求那在現象背後自存絕對的上帝，祂是太一，是超越萬有的超越者。

---

<sup>31</sup> 同上，頁 135。